

國學十典

冊二十九



莊子

國學十典

莊子

方勇譯注

中華書局

雜篇 庚桑楚

【題解】

本篇主要是通過庚桑楚、南榮越和老聃三個不同的人物形象來闡發養生之道的，可與內篇《養生主》互為參看。

作者認為，庚桑楚雖能做到「擁腫之與居，鞅掌之爲使」，三年而使畏壘自穰，但卻不能真正做到「藏身深眇」，渾然無跡，而使畏壘之民無以歸美於己。南榮越終日困擾於智與不智、仁與不仁、義與不義之間，卻轉而欲求護養身性之法，這就更加不值得做法了。老聃則與之不同，主張處無爲，任自然，立乎不測，遊於無有，把一切利害得失都付之兩忘，這纔是真正的養生之道。文章寫出「字泰定」等數段，就是爲了進一步闡發這一宗旨的。

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^{〔一〕}，偏得老聃之道^{〔二〕}，以北居畏壘之山^{〔三〕}。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^{〔四〕}，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^{〔五〕}；擁腫之與居^{〔六〕}，鞅掌之爲使^{〔七〕}。居三年，畏壘大壤^{〔八〕}。畏壘之民相與言曰：「庚桑子之始來，吾洒然異之^{〔九〕}。今吾日計之而不足，歲計之而有餘。庶幾其聖人乎！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^{〔一〇〕}，社而稷之乎？」

庚桑子聞之，南面而不釋然^{〔一一〕}。弟子異之。庚桑子曰：「弟子何異於予？夫春氣發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萬寶成^{〔一二〕}。夫春與秋，豈無得而然哉？天道已行矣。吾聞至人，尸居環堵之室^{〔一三〕}，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^{〔一四〕}。今以畏壘之細民^{〔一五〕}，而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^{〔一六〕}，我其杓之人邪^{〔一七〕}？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。」

弟子曰：「不然。夫尋常之溝，巨魚無所還其體^{〔一八〕}，而鯢鰈爲之制^{〔一九〕}；步

仞之丘陵〔三〇〕，巨獸無所隱其軀，而夔狐爲之祥〔三一〕。且夫尊賢授能，先善與利，自古堯、舜以然，而況畏壘之民乎！夫子亦聽矣〔三二〕！」庚桑子曰：「小子來！夫函車之獸〔三三〕，介而離山〔三四〕，則不免於罔罟之患；吞舟之魚，碭而失水〔三五〕，則蟻能苦之。故鳥獸不厭高，魚鱉不厭深。夫全其形生之人〔三六〕，藏其身也，不厭深眇而已矣〔三七〕。且夫二子者〔三八〕，又何足以稱揚哉！是其於辯也〔三九〕，將妄鑿垣牆而殖蓬蒿也〔四〇〕；簡髮而櫛〔四一〕，數米而炊〔四二〕，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〔四三〕！舉賢則民相軋〔四四〕，任知則民相盜。之數物者〔四五〕，不足以厚民。民之於利甚勤〔四六〕，子有殺父，臣有殺君，正晝爲盜，日中穴阬〔三七〕。吾語女：大亂之本，必生於堯、舜之間，其未存乎千世之後〔三八〕。千世之後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。」

南榮趺蹇然正坐曰〔三九〕：「若趺之年者已長矣，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〔四〇〕？」庚桑子曰：「全汝形，抱汝生〔四一〕，無使汝思慮營營。若此三年，則可以及此言矣。」南榮趺曰：「目之與形，吾不知其異也，而盲者不能自見；耳之與形，吾不知其異也，而聾者不能自聞；心之與形，吾不知其異也，而狂者不能自得。形之與形亦辟矣〔四二〕，而物或間之邪〔四三〕，欲相求而不能相得？今謂趺曰：『全汝形，抱汝生，勿使汝思慮營營。』」趺勉聞道達耳矣！庚桑子曰：「辭盡矣。曰：奔蜂不能化蠶蠋〔四四〕，越鷄不能伏鵠卵〔四五〕，魯鷄固能矣〔四六〕。鷄之與鷄，其德非不同也〔四七〕，有能與不能者，其才固有巨小也。今吾才小，不足以化子。子胡不南見老子！」

南榮趺羸糧〔四八〕，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。老子曰：「子自楚之所來乎〔四九〕？」南

榮趯曰：「唯^{〔五〇〕}。」老子曰：「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？」南榮趯懼然顧其後。老子曰：「子不知吾所謂乎？」南榮趯俯而慚，仰而嘆，曰：「今者吾忘吾答，因失吾問。」老子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南榮趯曰：「不知乎？人謂我朱愚^{〔五一〕}。知乎？反愁我軀。不仁則害人，仁則反愁我身；不義則傷彼^{〔五二〕}，義則反愁我已。我安逃此而可？此三言者，趯之所患也，願因楚而問之^{〔五三〕}。」老子曰：「向吾見若眉睫之間，吾因以得汝矣，今汝又言而信之^{〔五四〕}。若規規然若喪父母^{〔五五〕}，揭竿而求諸海也^{〔五六〕}。女亡人哉^{〔五七〕}，惘惘乎^{〔五八〕}！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，可憐哉！」

南榮趯請入就舍，召其所好，去其所惡，十日自愁^{〔五九〕}，復見老子。老子曰：「汝自洒濯^{〔六〇〕}，熟哉鬱鬱乎^{〔六一〕}！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^{〔六二〕}。夫外轆者不可繁而捉^{〔六三〕}，將內捷^{〔六四〕}；內轆者不可繆而捉^{〔六五〕}，將外捷。外內轆者，道德不能持^{〔六六〕}，而況放道而行者乎^{〔六七〕}！」南榮趯曰：「里人有病，里人問之，病者能言其病，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^{〔六八〕}。若趯之聞大道，譬猶飲藥以加病也。趯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^{〔六九〕}。」老子曰：「衛生之經，能抱一乎？能勿失乎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？能止乎？能已乎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？能儵然乎^{〔七〇〕}？能侗然乎^{〔七一〕}？能兒子乎^{〔七二〕}？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噉^{〔七三〕}，和之至也；終日握而手不掣^{〔七四〕}，共其德也；終日視而目不瞋^{〔七五〕}，偏不在外也。行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爲，與物委蛇而同其波^{〔七六〕}。是衛生之經已。」南榮趯曰：「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？」曰：「非也。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，能乎？夫至人者，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^{〔七七〕}，不以人物利害相

櫻^{〔七八〕}，不相與爲怪，不相與爲謀，不相與爲事，翛然而往，倏然而來，是謂衛生之經已。」曰：「然則是至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吾固告汝曰：『能兒子乎？』兒子動不知所爲，行不知所之，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。若是者，禍亦不至，福亦不來。禍福無有，惡有人災也^{〔七九〕}！」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役：弟子。古時候弟子事師，要供其驅使，不憚艱危，故稱「役」。庚桑楚：姓庚桑，名楚，老聃弟子。也作「亢倉子」。

〔二〕偏得：獨得。

〔三〕畏壘之山：虛構的山名。

〔四〕臣：泛指左右服役之人。與下文的「妾」字義同。晝然：明察秋毫的樣子。

〔五〕挈^(ō)然：標舉的樣子。

〔六〕擁腫：呆笨無知的樣子。

〔七〕鞅掌：愚樸不仁的樣子。

〔八〕壤：通「穰」，歲豐。

〔九〕洒^(s)然：驚異的樣子。

〔一〇〕尸：本指廟中神像，這裏指設神位。祝：祝禱。

〔一一〕釋然：怡悅的樣子。釋，通「懌」。

〔一二〕正得秋：當爲「正秋得」之誤。寶：當爲「實」字之誤。

〔一三〕尸居：像屍體那樣靜居。環堵之室：方丈陋室。堵，一丈。

〔一四〕猖狂：率真任性。

〔一五〕細民：猶言「小民」，即普通百姓。

〔一六〕竊竊：私議的樣子。俎、豆：皆祭祀時所用的器具。這裏作動詞，意謂奉祀、尊崇。

〔一七〕其：豈。杓（biāo）：標準，榜樣。

〔一八〕還：通「旋」，回。

〔一九〕鮪、鰕：皆小魚。制：通「折」，折轉迴旋。

〔二〇〕步：六尺爲步。

〔二一〕孽（niè）：同「孽」，妖。祥：怪，妖孽。

〔二二〕聽：謂聽任畏壘百姓的尊崇。

〔二三〕函：通「含」，吞。

〔二四〕介：獨。

〔二五〕殤（dàng）：被蕩出，流蕩。

〔二六〕生：通「性」。

〔二七〕眇：遠。

〔二八〕二子：指堯、舜。

〔二九〕辯：通「辨」，謂區別賢、能、善、利等。

〔三〇〕殖：種植。

〔三一〕簡：選擇。櫛：梳理。

〔三二〕數：計點。

〔三三〕竊竊：計較的樣子。

〔三四〕軋：傾軋。

〔三五〕之：此。數物：指賢、能、善、利。

〔三六〕勤：殷切企望。

〔三七〕穴阨（*xi*）：挖穿牆壁。穴，挖穿。阨，牆。

〔三八〕末：末流，流弊。

〔三九〕南榮越（*chu*）：姓南榮，名越，庚桑楚弟子。蹴（*cu*）然：恭敬的樣子。

〔四〇〕及此言：謂達到上述所說的「藏身深眇」的境界。

〔四一〕抱：保全。生：通「性」。

〔四二〕辟：同「譬」，相通。

〔四三〕間：間隔，堵塞。

〔四四〕奔蜂：小蜂。一曰土蜂。化：孵化。藿蠋（*huozhu*）：豆藿中的大青蟲。

〔四五〕越鷄：小鷄。伏：通「孵」。鵠：天鵠。

〔四六〕魯鷄：大鷄。

〔四七〕德：性分，屬性。

〔四八〕羸：擔。

〔四九〕楚：指庚桑楚。

〔五〇〕唯：應答聲，猶「是」。

〔五一〕朱愚：謂愚癡。

〔五二〕彼：他人。

〔五三〕因楚：通過庚桑楚的介紹。因，憑藉。

〔五四〕信：證實。

〔五五〕若：你。規規然：失神的樣子。

〔五六〕揭竿：高舉著作爲表識的竿子。

〔五七〕女：通「汝」。

〔五八〕惘惘：若有所失的樣子。

〔五九〕自愁：因未能明道而自感愁苦。

〔六〇〕洒濯（zhú）：謂清洗內心。

〔六一〕熟：通「孰」，何。鬱鬱：悶悶不樂的樣子。

〔六二〕津津乎：外滲的樣子。

〔六三〕鞶（hú）：束縛。繁：當爲「繳」字之誤。繳，纏。捉：擾亂。

〔六四〕捷（jié）：閉。

〔六五〕繆：束縛。

〔六六〕持：自持。

〔六七〕放：通「仿」。

〔六八〕病病：患病。前一「病」字，作動詞。

〔六九〕衛生：護養身性。經：常道，原則。

〔七〇〕脩（xiū）然：往來無拘束的樣子。

〔七一〕侗（tóng）然：懵然無知的樣子。

〔七二〕兒子：嬰兒。

〔七三〕嗥（háo）：哭叫。嗑（yì）：咽喉。嗄（shà）：嘶啞。

〔七四〕掣（yì）：手筋急促。

〔七五〕瞋（shùn）：通「瞬」，眨眼。

〔七六〕委蛇：隨順的樣子。

〔七七〕交：通「邀」，求取。

〔七八〕擾（yīng）：擾亂。

〔七九〕惡：何，哪裏。

【譯文】

老聃的弟子中有個叫庚桑楚的，獨得老聃學說的真諦，居住在北方的畏壘山上。他辭退炫耀用智的僕役，疏遠標榜仁義的侍妾，只讓呆笨、不仁的留下作伴、供使。這樣過了三年，畏壘獲得大豐收。畏壘的百姓互相議論說：「庚桑子剛來的時候，我們對他棄知任愚的做法感到驚異。現在，我們對收入按日計算感到不足，可是按年計算卻還有富餘。他大概是聖人吧！我們為何不為他設神位而加以祝禱，並為他建立宗廟呢？」

庚桑子聽了，面嚮南方，心裏很不高興。他的弟子對此感到奇怪。庚桑子說：「你們爲甚麼對我感到奇怪？春天陽氣上升，百草就生長起來，到了秋天，萬物就都結實收穫。春天和秋天，難道無故就能如此嗎？那是天道自然運行的結果啊！我聽說得道之人，像屍體那樣靜居在方丈陋室之內，百姓率真任性而不知要到哪裏去。現在畏壘的百姓卻私下議論，想把我作爲賢人來尊崇，難道我是人們學習的榜樣嗎？我因爲有愧於老聃的教誨而感到不快樂。」

弟子說：「不是這樣。在小水溝中，大魚不能旋轉身體，而小魚卻能曲折回旋；在矮小的丘陵上，巨獸無法隱藏自己，而野狐卻能興妖作怪。況且尊奉賢人，授權給能人，把利祿先給善人，自古代的堯舜就是這樣，更何況畏壘的百姓呢！先生就聽任他們的尊崇吧！」庚桑子說：「年輕人，過來！能够吞掉馬車的野獸，如果獨自離開山林，就難免羅網之禍；能够吞喫小舟的大魚，如果被流蕩出水，那螞蟻就能侵害它。所以鳥獸不厭山高，魚鱉不厭水深。保全形體和本性的人，爲藏匿自身，也是不會厭惡深遠的。至於堯、舜二人，又哪裏值得稱道呢！他們區別賢能善利，就好像胡亂毀壞垣牆而種植蓬蒿草那樣愚蠢；選擇頭髮來梳理，計點米粒來做飯，如此計較又怎麼能够救世呢！推舉賢人就會使百姓互相傾軋，任用智能就會使百姓相行竊詐。這些方法都不足以使百姓淳厚。百姓殷切企望營利，於是就會發生子殺父，臣殺君，大白天行盜，晌午挖穿牆壁的事。我告訴你：天下大亂的根源，必定生於堯、舜的時代，它的流弊將會留存千世之後。千世之後，一定有人與人相殘的事了。」

南榮趺恭敬地端坐著，對庚桑子說：「像我這樣的人年紀已經很大了，將怎樣學習纔能達到您所說的境界呢？」庚桑子說：「保全你的形體，保持你的天性，不要讓自己思慮勞累。這樣經過三年，你就可以達到這種境界了。」南榮趺說：「盲人的眼睛與常人的眼睛，在外形上看不出有何不同，而盲人卻看不見東西；聾子的耳朵與常人的耳朵，在外形上看不出有何不同，而聾子卻聽不到聲音；狂人的心與常人的心，在外形上看不出有何不同，而狂人卻不能自適。我的形體與別人的形體並沒有甚麼不同，但想要知道至道之言卻不能，想來恐怕有甚麼東西堵塞著吧？現在您對我說：『保全你的

形體，保持你的天性，不要讓自己思慮勞累。』我努力求道，僅僅達到耳朵而已！」庚桑子說：「我的話已經說完了。常言說小蜂不能孵化出豆葉中的大青蟲，小雞不能孵化天鵝蛋，但大鷄卻能做到。鷄與鷄相比，性分並無不同，但有能與不能之分，因為才能本來就有大小之別。現在我的才能小，不能教育你懂得大道。你為甚麼不到南邊去拜見老子呢！」

南榮趯擔著糧食，走了七天七夜纔到了老子的住所。老子說：「你是從庚桑楚那裏來的嗎？」南榮趯：「是的。」老子說：「你為甚麼跟那麼多的人一同來呢？」南榮趯以為真有衆人跟隨，就驚恐地回頭去看。老子說：「你不知道我說的是甚麼意思嗎？」南榮趯羞愧地低下頭，又仰頭嘆息說：「現在我忘了我應該怎樣回答，因而也忘記了我要問的問題。」老子說：「你說的是甚麼意思呢？」南榮趯說：「要是不運用心智吧，人們就會說我愚昧。運用才智吧，反而會給我的身體帶來危害。不行仁就會傷害他人，行仁就會危害自身；不行義就會嫁禍他人，行義就會危害自己。我怎樣纔能避免這種處境呢？這三種情況，正是我所憂慮的，我希望通過庚桑楚的介紹而向您請教。」老子說：「剛纔我看你眉宇之間的表情，就知道你心中挾有『三言』，你現在講的這番話又證實了我的推測。你那失神的樣子如喪父母，就像高舉著表識到茫茫的大海中去尋找一樣。你是個喪失情性的人，多麼迷惘啊！你想返歸自己的情性而不知道如何做，真是可憐啊！」

南榮趯請求入居老子的學舍，他恢復虛靜的道心，除去浮滑的人心，十天以後仍未能明道而自感愁苦，於是又去拜見老子。老子說：「你自己清洗內心，為何還悶悶不樂呢？可見心中仍有汙穢的東西外滲出來。外為物所束縛而不堪束縛與擾亂的，就應該內閉其心來防止侵入；內為物慾所束縛而不堪束縛與擾亂的，就應該閉其耳目來杜絕心思外馳。外內都受束縛，即使有道德的人也難以自持，何況是剛剛學道的人呢！」南榮趯說：「間里有人生病了，同間里的人去問他生了甚麼病，病人能自說病根，那麼他雖患著病，卻好像沒有病。我聽了大道，就好像喫了藥反而加重了病情一樣。我只想聽聽護養身性的道理罷了。」老子說：「護身養性的原則，能使人保全純一的天性嗎？能不喪失本性嗎？能不用占卜就先知道吉凶禍福嗎？能使人止於本分嗎？能讓人知足嗎？能不去做法別人而只是自求嗎？能往來無拘束嗎？能懵然無知嗎？能

像嬰兒那樣天真無邪嗎？嬰兒整日放聲哭叫而喉嚨沒有沙啞，這是純任和順之聲自然發出的緣故；嬰兒整日握著手而手不會拳曲，這是合於本性的緣故；嬰兒整日看著而不眨眼，這是目光沒有偏滯在外物上的緣故。行走不知到何處去，停下來不知要做甚麼，隨順萬物而與之同流。這就是護身養性的原則。」南榮越說：「那麼這就是至人的思想境界嗎？」老子說：「不是。這只是像冰融凍化那樣消除了胸中的凝滯，能够稱得上至人的境界嗎？所謂至人，是與大家一起求食於地、求樂於天，不會因為外界人、物的利害擾亂自己，不故意與世俗相異，不會圖謀甚麼，不去做甚麼事，無拘無束地前往，又懵然無知地回來，這就是所說的護養身性的原則了。」南榮越：「那麼這就達到最高境界了嗎？」老子說：「沒有達到。我曾告訴你說：『能像嬰兒那樣天真無邪嗎？』嬰兒行動時不知要做甚麼，走起路來不知要到哪裏去，形體像枯樹枝而內心如死灰。像這個樣子，禍也不會到，福也不會來。沒有禍福，哪裏還會有人為的災害呢！」

宇泰定者^{〔二〕}，發乎天光。發乎天光者，人見其人。人有修者^{〔三〕}，乃今有恒^{〔三〕}。有恒者，人舍之^{〔四〕}，天助之。人之所舍，謂之天民^{〔五〕}；天之所助，謂之天子^{〔六〕}。

學者，學其所不能學也；行者，行其所不能行也；辯者，辯其所不能辯也。知止乎其所不能知，至矣；若有不即是者，天鈞敗之^{〔七〕}。

備物以將形^{〔八〕}，藏不虞以生心^{〔九〕}，敬中以達彼^{〔一〇〕}，若是而萬惡至者^{〔一一〕}，皆天也，而非人也，不足以滑成^{〔一二〕}，不可內於靈臺^{〔一三〕}。靈臺者，有持而不知其所持^{〔一四〕}，而不可持者也^{〔一五〕}。

不見其誠己而發，每發而不當，業入而不舍^{〔一六〕}，每更爲失^{〔一七〕}。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，人得而誅之^{〔一八〕}；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^{〔一九〕}，鬼得而誅之。明乎人，明乎鬼

者，然後能獨行。

券內者「二〇」，行乎無名「三一」；券外者，志乎期費「三二」。行乎無名者，唯庸有光「二三」；志乎期費者，唯賈人也「三四」，人見其跂「三五」，猶之魁然「三六」。與物窮者「三七」，物入焉「三八」；與物且者「三九」，其身之不能容，焉能容人！不能容人者無親，無親者盡人。兵莫憊於志「四〇」，鏖鏖爲下「四一」；寇莫大於陰陽「四二」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非陰陽賊之「四三」，心則使之也。

【注釋】

「一」字：心字，心胸。

「二」修：修養真性。

「三」恒：久，常。

「四」舍：歸附。

「五」天民：德性合乎天道的人。

「六」天子：爲天所佑助的人。

「七」天鈞：天然的陶鈞，即造化。

「八」將：養。形：形體。

「九」虞：思慮。生：養。

「一〇」中：指內心。彼：指外物。

「一一」惡：災禍。

〔一二〕滑成：擾亂胸中的渾成之德。滑，擾亂。

〔一三〕內：通「納」，入。靈臺：心。

〔一四〕有持：有所自主。

〔一五〕不可持：謂沒有定在。

〔一六〕業：世事。舍：舍棄。

〔一七〕更：更加。

〔一八〕誅：譴責處罰。

〔一九〕幽閒：陰闇隱蔽處。

〔二〇〕券：務。

〔二一〕行：行事。名：名跡。

〔二二〕期費：斂財。費，財用。

〔二三〕唯：雖。庸：平常，平庸。

〔二四〕賈（ㄅㄨˋ）人：設肆售貨的商人。這裏指唯利是圖者。

〔二五〕跂（ㄘㄧ）：通「企」，擡起脚跟，用脚尖站著。

〔二六〕魁然：魁偉的樣子。

〔二七〕窮：謂終始。

〔二八〕入：歸附。

〔二九〕且：借爲「阻」，牴牾。

〔三〇〕兵：兵器。慝（cǐ）：毒。

〔三一〕鏐鏐：即莫邪，古代良劍名。

〔三二〕寇：敵。引申爲「傷害」。

〔三三〕賊：傷害。

【譯文】

心境安泰靜定的人，就會發出自然的光輝。能發出自然光輝的人，就會顯出自己的真實面貌來。修真道的人，就能永遠發出自然光輝。能永遠發出自然光輝的人，人們就會歸附他，上天也會佑助他。人們歸附的，稱之爲德性合乎天道的人；上天佑助的，稱之爲爲天所佑助的人。

學習的人，想學習他不能學到的東西；實行的人，想實行他不能做到的事情；辯論的人，想辯他不能辯論的問題。人的智能到不能再知道的程度就停止下來，這就達到了最高的境界；假如有不這樣做的，造化就會挫敗他。

準備適當的物質來奉養形體，退藏於不思慮的境地來修養真心，敬修內心來感化外物，如果這樣做還遭遇各種災禍，這都是天意，並非人爲所致，它不足以擾亂胸中渾成之德，也不能侵入內心。心靈有所自主而又不知持守甚麼，而且不可有意地持守。

自己沒有產生真實的感情而妄發，所流露出的感情往往都不適當，世事入擾於心而不能捨棄，對天性的損害會更爲嚴重。在顯明之處公開作惡，人們就會處罰他；在陰闇隱蔽處幹壞事，就會受到鬼的制裁。在顯明之中和陰闇之處都光明正大，無愧於心，纔能够獨自行走而不畏懼。

務內之人尚實去華，做事不顯露名跡；務外之人矯矜，志在斂財。做事不顯露名跡的人，雖然平常卻有光輝；志在斂財的人，只是唯利是圖者，人們見他擡起脚跟挺立著，好像顯得很魁偉。凡是與物相終始的，那麼物自來歸附；凡是與物

相牴牾的，自身尚且不能容納，哪裏還能容納別人呢！不能容納他人的人，也就無人親近，無人親近的人，則周圍盡是他
人。兵器沒有比意志的妄發更鋒利的，即使像鑌錙這樣的良劍也在其次；傷害沒有比陰陽二氣的侵入更嚴重的，在天地之
間是無所逃避的。並不是陰陽有意來傷害人，而是由人心自招的罷了。

道通其分也〔一〕，其成也，毀也。所惡乎分者〔二〕，其分也以備〔三〕；所以惡乎
備者，其有以備。故出而不反，見其鬼；出而得，是謂得死。滅而有實〔四〕，鬼之一
也。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〔五〕。

出無本，入無竅。有實而無乎處〔六〕，有長而無乎本剽〔七〕。有所出而無竅者有
實。有實而無乎處者，宇也〔八〕；有長而無本剽者，宙也〔九〕。有乎生，有乎死，有乎
出，有乎入，入出而無見其形〔一〇〕，是謂天門〔一一〕。天門者，無有也，萬物出乎無
有。有不能以有爲有，必出乎無有，而無有一無有。聖人藏乎是〔一二〕。

【注釋】

〔一〕通：貫通。分：分離。

〔二〕惡：厭惡。

〔三〕備：求全，即要求事物無分離變化。

〔四〕有實：謂徒有形骸。

〔五〕象：取則，做法。

〔六〕處：處所。